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六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校

熙寧二年己酉　公年三十四是年二月富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安石參知政事陳升之王安石同制置三司條例四月唐介薨遣使八人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十月富弼罷陳升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一月韓絳同置三司條例閏十一月置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行青苗法應郡縣每歲春秋未熟據民等第以常平及廣惠倉錢斂散取息

正月公在長安董傳自二曲來謁會於傳舍　本集上韓魏公書云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今年正月傳至長安見軾於傳舍

記董傳論詩　本集記與董傳論詩云故人董傳善論詩予嘗云杜子美不佗有凡語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豈非凡語耶傳笑曰此句殆為君發凡人用意深處人罕能識此所以為獨苦

過薛紹彭家作杜甫所題曹將軍九馬圖贊　本集九馬圖贊敘云長安薛君紹彭家傳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所為作詩者也拳毛師子二駿在焉作九馬贊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為作誦偉哉九馬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群英我思開元今為幾日筋骨應圖至三萬匹云何叔季跬步山川負鹽挽磨淚濕九泉牝牡驪黃自以為至駿其一毛棄我千里跛蹄起乘脂蠟其鞭道阻且長嗚其永歟

二月還朝監官仍居南園王安石已專政呂惠卿曾布為謀主

宋成法以亂天下正僇小競進之日羣小得志之秋也

東都事畧云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也舉進士召試館職固辭知鄞縣安石好讀書三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於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安石恬退不次進用可以激奔競之風尋再召試又固辭由是名重天下神宗即位召爲翰林學士未幾除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安石既執政神宗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不可經世務呂誨毀卿時知不通趙抃唐介數以言扞塞惟恐卿進用卿當立變此風俗不知卿所施設以何爲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知樞密院陳升之同領之而青苗免役市易保甲等法相繼興矣當平令法以豐歲穀賤傷農故增價收糴使蓄積之家無由抑塞農夫須令賤糴因歲歉貴傷民故減價出糶使蓄積之家無由邀物貧民須令貴糴物價常平公私兩利也安石以常平法爲不善更將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置提舉官以督之古者百姓出力以供在上之役安石以爲百姓惟苦差役破產不憚增稅乃請據家貲高下各分出錢雇人充役衙者役人皆上等戶得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安石乃使之一槩輸錢於是賦斂愈重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貨財以田宅或以金帛爲抵當三人抵保則給之皆出息什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甲之法始因戎狄驕傲侵擾漢唐故地有征伐開拓之志故置保甲乃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又令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皆五日一教閱每一丁教閱一丁及諸縣弓手亦皆易以保甲其保甲習於游惰不復務農京東西兩路保甲養馬仍各置提舉官權任比監司自是四方爭

言農田水利苦陂廢堰悉務興復又立賒貸之法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於臨流州縣以備餽運而天下騷然矣自安石變法以來士夫沸騰黎民騷動安石爲神宗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流俗相爲輕重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爲此所以紛紛也神宗以爲然熙寧三年拜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六年命知制誥呂惠卿修撰經義以安石提舉而以子雱兼同修撰王韶取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安石率羣臣入賀神宗解玉帶賜之以旌其功慈聖光獻皇后宣仁聖烈皇后間見神宗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言王安石亂天下神宗亦流涕退命安石裁損之安石重爲解乃已又呂惠卿傳熙寧二年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皆呂惠卿發之又曾布傳王安石薦之新法青苗助役皆布與呂惠卿建議安石嘗曰法之初行異論紛紛始終以爲可行者呂惠卿曾布也臣案王安石初無知者始因曾鞏游於歐陽修之門修嘗薦以諫官意弗滿也安石素微陋求知中朝巨族以取重日奔走於相門呂夷簡之子公著韓億之子維交稱揚之於是富弼文彥博韓琦皆爲所愚而司馬光亦與厚善視若聖人之復出神宗在潁邸每聽韓維講說稱善維輒曰此維友安石之說又嘗薦以自代及其即位驟進此乃腹心之疾內潰而出無藥可治公著維之罪可謂上通於天矣安石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又云晦叔作相吾輩可以言仕其交相推重如此及安石得政以八元八凱薦之俾爲中丞而公著迫於天下公議亦言新法不便安石復以驩兜共工彈之遂逐去此豈君子之交耶公著既退居洛中

謂邵康節曰民不堪命矣康節曰安石遠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尚何言因答曰此公著之罪若盡據其美傳則失實矣在朝大臣中知安石之姦者惟張方平一人安石亦甚懼之以方平每錯磨之耳方平已爲執政惜以憂去安石遂進使其立朝尚可救正公著輩之下毒而呂誨之流猶足有立也其後老臣皆逐富弼嘗至南都見方平浩然長歎以爲人之難知方平曰不難知蓋其氣足以吞安石而有爲識高諸人遠矣至元祐中呂公著當國召用老臣獨於方平則遏抑之一切恩禮皆不行又奪其神宗所授之宣徽使如其父夷簡之擯棄范仲淹一轍公嘗奏請加禮存問亦不報豈從古社稷臣皆若此哉其安石以後事及呂惠卿曾布事實並詳卷十二總案王莽董卓題下

安石素惡公議論異己仍以殿中丞直史館抑置官告院宋史本傳云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與己以判官告院**而以子由爲制置三司條例之屬**欒城集潁濱遺老傳云神宗嗣位既三年矣求治甚急轍以書言事即日召對延和殿時王介甫新得幸以執政領三司條例上以轍爲之屬不敢辭介甫急於財利而不知本呂惠卿爲之謀主轍議事多牾一日介甫出一卷書曰此青苗法也諸君熟議之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有賤必糴有貴必糶安用貸爲晏之所言則漢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劉晏之功可立竢也介甫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

召議事賡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爲本錢行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介甫意合即請而施之河北自此青苗法遂行於四方【誥案】子由所云神宗嗣位三年乃治平四年至熙寧二年也青苗法行於二年之冬如以熙寧三年論則史傳槩不合矣至其所議不合而去事在熙寧三年而子由即從嗣位三年一直敘下其自爲作傳轇轕如此何也

四月聞董傳訃爲經紀其喪上韓琦書

本集上韓魏公書云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文字有出塵之姿詩與楚詞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然傳嘗望公不爲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爲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飢寒窮苦之狀以爲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爲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皆公之賜軾既爲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爲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夫傳之才器固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饑寒要不可使在塗泥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賻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公若猶憐之可以葬傳者足矣陳繹學士當往涇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若有以賜之軾且斂衆人之賻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爲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當獻諸公【誥案】是時韓琦罷相判永興軍故公爲此書也查註既誤編和董傳詩又前編楊耆詩云宦蹟自後不復入秦者尤誤蓋眉山陸行必經成都出閬中由鳳翔以達長安

安然後至京也

送任伋倅黃州兼寄其兄孜【詩案】子由送任師中通判黃州詩云一別都門今五年子由以治平二年乙巳爲大名推官至是熙寧二年己酉正五年也公此詩亦同時所作

本瑩來訪爲題秀州淨照堂詩【詩案】子由題本瑩淨照堂詩云有僧訪我攜詩卷自說初成淨照堂以是知本瑩在京也

八月作李育哀詞本集李仲蒙哀詞云河南李君仲蒙以司封郎直史館熙寧二年七月丙戌終於京師家貧喪不時舉其僚相與賻之隊斂而豬十月丙申葬於緱氏伯峒山西其孤穎使來告軾曰嗚呼吾先君友人也哭之其可無詞君始舉進士甲科爲亳潤郴三郡職官後爲應天府錄曹勤力趨事長吏有不喜者欲以事困之而不能既爲博士議禮據正不屈晚入岐府以經術輔道篤實不阿其言多驗於後君諱育沒時年五十詞曰中心樂易氣淑均兮學詩達禮敏而文兮翱翔王藩仕弗振兮宜壽黃耇隕中身兮我懷先君涕酸辛兮顧嗟衆人誕失眞兮矯矯崒犖推彼賢兮渾朴簡易棄弗申兮往者不還我思君兮

寄題石蒼舒醉墨堂詩【詩案】子由題此詩亦編京師以是知非過關中作也

翰林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司馬光薦公爲諫官東都事畧云神宗曰諫官難得卿爲朕擇其人光退而舉陳薦蘇軾王元規趙彥若【詩案】光舉公在論富弼罷相陳升之入相之後與王安石呂惠卿爭議之時乃熙寧二年十月以後事也年譜紀年錄各註皆失載此事今爲補載

王頤赴建州錢監求詩及草書贈以詩【詩案】本集載章惇醉道士圖跋己酉端午後一日王頤尚在長安又據子由送王頤殿丞詩云自從旅京城斷向愈無適君來曾未幾已復向

南國是頭已於是年至京註官以去當在冬中也公詩亦此時作無疑

王鞏來學　本集辯舉王鞏劄子云鞏與臣世舊幼小相知從臣爲學

爲鞏跋藏眞書　本集跋王鞏所收藏眞書云僧藏眞書七紙開封王君鞏所藏君侍親平涼始得其二而兩紙在張鄧公家其後馮公當世又獲其三雖所從分異者不可考然筆勢奕奕七紙意相屬也君鄧公外孫而與當世相善乃得而合之然其爲人儻蕩本不求工所以能工此如沒人之操舟無意於濟否是以覆却萬變而舉止自若其近於有道者耶

作張士遜硯銘　本集鄧公硯銘敘云王鞏魏國文正公之孫也得其外祖張鄧公之硯求銘於軾銘曰鄧公之硯魏公之孫允也其物展也其人思我魏公文而厚思我鄧公德而壽三復吾銘以究分名

隱學

三年庚戌　公年三十五是年正月詔諸路常平廣惠倉給散青苗錢本以惠卹貧乏並取民情願令慮官吏不體此意追呼均配抑勒翻成騷擾其令諸路提點刑獄官體量覺察違者立以名聞敢沮抑願請者按罰亦加之二月司馬光樞密副使辭不拜三月廷試進士始用策四月趙抃罷韓絳參知政事五月罷條例司七月呂公弼罷馮京樞密副使九月夏人冠慶州韓絳宣撫陝西曾公亮罷馮京參知政事吳充樞密副使作東西府以居執政十月夏人冠環慶陳升之以憂罷十一月韓絳爲陝西河東宣撫使十二月行保甲法韓絳王安石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行更戍法

正月和楊褒早春詩　開案此詩施註原編初到杭州詩前查註合註從誤考其詩意乃早春時公到楊褒家和之情境如稽必非過潁及赴杭寄和之詩也又案欒城集有和楊褒直講攬鏡一詩編送錢藻出守婺州詩前時褒方官於都中而錢藻守婺乃三年三月事今據此改

編三年正月爲當查註以楊褒於治平間通判頴州疑爲過潁所作考治平初元至公赴杭已越八年難以懸斷而合註謂劉貢父彭城集亦有和楊褒早春詩時貢父正在京信爲同時和作於詩之說爲益信也

二月和柳瑾所寄詩[誥案]此詩作於寒食之前當爲二月欒城集同和此韻有新年始是識君初句考熙寧二年正月公與子由並在長安則兩公之詩皆三年所作也

子由力詆新法安石怒將加以罪陳升之解之潁濱遺老傳云陽叔介甫共事操術不同介甫所唱陽叔不深和也**會張方平知陳州辟爲學官以去有初到陳州詩**潁濱遺老傳云轍知力不能救以書抵介甫陽叔指陳其決不可者且請補外介甫大怒將加以罪陽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會張文定知淮陽以學官見辟從之[誥案]張安道於熙寧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判都省神宗留之百方皆力辭遂知陳州神宗問曰能復少留乎對曰退卽行矣蓋安道是時惟恐去之不速其子由應辟以去亦必在二月也

公與孫立節定交安石使代子由爲條例司屬官立節不可本集剛說云始吾弟子由爲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荆公謂君曰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誥案]公爲孫介夫作剛說乃北歸事詳卷四十五總案

三月呂惠卿知舉公爲編排官舉子希合爭言成法非是葉祖洽試策言祖宗法度苟簡因循當與忠智豪傑之臣合謀而鼎新之呂惠卿置三等

公奏黜之葉祖洽竟以第一人及第本集元祐二年參定葉祖洽廷試策狀云據初考官呂惠卿等定爲第三等中合在甲科覆考官宋敏求等定爲第五等中合是黜落臣曾具事由聞奏乞行黜落又貼黃云葉祖洽及第日臣職係編排官[illegible]宋制以三等爲上考制科尤難惟吳育與公得列三等蓋至是而科舉之法掃地矣公嘗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上之本集擬進士對御試策引狀云右臣準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陛下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林朴直之論而所試舉人不能推原上意皆以得失爲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旨者又卒據上第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如此臣竊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爲法棄者天下莫不以爲戒昔祖宗之崇尚文辭律則詩賦之工曲盡其巧自爲嘉祐以來以古文爲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詔諛得之臣恐自今以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上將以推廣聖言庶有補於萬一下將以開示四方使知陛下不諱切直之言風俗雖壞猶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贓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天下以爲害陛下以爲仁天下以爲貪陛

下以爲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爲文書以曉告四方之人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數眩之哉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行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䘏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愼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

責宰相救之不可東都事畧曾公亮陰助安石置條例司更張衆事御史至中書爭論俛首不言蘇軾責以不能救正公亮曰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

送錢藻守婺州誥案施註錢藻以熙寧三年三月出守婺州

劉攽倅泰州曾鞏倅越州並有詩誥案紀年錄三年三月送劉攽倅海陵曾鞏倅越以上三詩施註查註編次前後不一今檢出類編

四月參知政事趙抃以諫青苗不聽求去除知杭州爲鄉人梁處士求題綠筠亭詩誥案公自跋此詩云清獻先生求作綠筠亭詩曰此吾鄉人梁處士之居也後二十五年乃書此本紹聖二年四月十三日此查註據以爲熙寧四年所作者但公題跋所扣年限不一有僅按年扣者亦有扣足年月者率多一年如此跋卽當以二十六年爲二十五年也據公所作趙清獻公神道碑是年四月知杭到杭卽徙青州及公赴杭倅任而趙卽移知成都自此更遠矣今據跋改編趙抃罷政之日庶幾爲當

送安惇失解西歸作詩東都事畧云安惇字處厚廣安軍人

也以上舍釋褐紹聖初召爲國子司業遷右諫議大夫惇黨附章惇而與蔡京比遂同奏元豐末司馬光劉摯呂大防交通中人陳衍於輔立之際陰懷異志衍坐誅元符初爲御史中丞惇與蹇序辰看詳元祐訴理所公案惇奏凡得罪於元豐之間乞特出睿斷以勸沮天下由是復施行者千餘人又以文及甫與邢恕書授蔡渭使訟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等害其父確謀危宗社奪其子孫恩澤存者正反坐之法投之嶺外又奏元祐初置訴理所將熙豐以來斷過刑名輒行奏雪訕謗先朝歸怨君父其元看詳官劉摯孫覺胡宗愈傅堯俞等乞加罪悉皆坐謫徽宗召還鄒浩惇乃言浩先朝所棄不可復用國是所係不可輕改於是左正言陳瓘論其罪惡以寶文閣待制知隨州尋褫職瓘復論訴理事與序辰並除名放歸田里以郊赦復官提舉太平觀知滁州召爲工部侍郎既至遷兵部尚書崇寧二年拜同知樞密院事卒年六十三贈特進惇有子郊邦郊嘗指斥乘輿爲其族人所告坐棄市邦勤停浯州編管惇追貶[illegible][illegible]安惇晚過一旦得章惇引進遂遷其姦凶二惇幾於無所辨別故傳亦詳章惇不更詳安惇也二悖傳須合看前註不詳載安惇事實非是今補載

與文同游淨因院爲道臻作畫記

已本集淨因院畫記云余嘗論畫以爲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士不能辨與可之於竹石枯木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攣拳瘠蹙如是而條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脈縷千變萬化未始

相襲而各當其處合於天造厭於人意蓋達士之所寓也歟昔歲嘗畫兩叢竹於淨因之方丈又畫兩竹梢一枯木於其東齋隊方治四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既許之矣故余并為記之[illegible]公借與可訪道孫時已請郡將去乃三年事

送呂希道出守和州詩七月二十一日作文同墨竹跋

本集跋文與可墨竹云昔時與可墨竹見精縑良紙輒奮筆揮灑不能自已坐客爭奪持去與可亦不甚惜後來見人設置筆硯即逡巡避去人就求索至終歲不可得或問其故與可曰吾乃學道未至意有所不適而無所遣之故一發於墨竹是病也今吾病良已可若何然以余觀之與可之病亦未得為已也獨不容有不發乎余將伺其發而掩取之彼方以為病而吾又利其病是吾亦病也熙寧庚戌七月二十一日子瞻書通叔篆

記李元直篆

本集記李遡叔云李元直長安人其先出於唐讓帝學篆書數十年覃思甚苦曉字法得古意用銛鋒筆縱手疾書初不省度見余所藏與可墨竹求題其後因戲書此遡叔其字云

九月二十日送章衡出守鄭州

會於觀音院相與賦詩燕飲作子平詩敘

本集送章子平詩敘云觀進士登科錄自天聖初訖於嘉祐之末凡四千五百一十有七人其貴且賢以名聞於世者蓋不可勝數可謂盛矣其在位之三十五年進士蓋十舉矣而得吾子平以為首子平以文章之美經術之富政事之敏守之以正行之以謙此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赦者也雖微舉首其孰能加之然且困躓而不信十年於此矣意者任重道遠必老而後大成歟不然我仁祖之明而天相之遺之人以任其事而豈徒然哉熙寧三年冬子平自右司諫直集賢院出牧鄭州士大夫知其將用也九月丁

未會於觀音之佛舍相與賦詩以餞之謹案熙寧三年九月戊子朔丁未乃九月二十日也本集誤作十月丁未已更正又章惇之子援字致平公元祐三年知舉所得士也本集亦誤作章子平其後本案引章致平事亦皆更正并記於此

十月一日觀文同草聖并記劉攽論字當作草

本集跋文與可草書云李公擇初學草書所不能者輒雜以眞行劉貢父謂之鷃哥嬌其後稍進問僕吾書比來何如僕對曰可謂秦吉了矣與可聞之大笑是日坐人爭索與可草書一落筆如風初不經意劉意謂鷃哥之於人言止能道此數句耳十月一日

和王誨

夜坐送蔡冠卿出守饒州

謹案此詩施註原編倅杭之前查註移編倅杭之後蔡冠卿與王安石爭議刑名被出乃熙寧三年事公此詩自當作於京中今改編於此餘詳題下註中

過宋道家聽琵琶並有詩

謹案宋道字叔達家於洛中卽鳳翔守宋選之弟兄也此詩施註原編倅杭卷中查註仍之毫無依據合註以爲未出京以前作大抵此詩不作於洛卽作於京以宋叔達方仕於朝故也本集雖無至洛明文然作別子由詩跋有其後雖不過洛之語題盧鴻草堂圖詩亦有過洛之跡是公未嘗不至洛也西京乃原廟所在差事旁午經旬往復無可稽考謂公必不至洛者獨查註耳今附編於此作於洛作於京則聽之而已

送文同出守陵州并作玉堂硯銘

本集玉堂硯銘敘云文同與可將赴陵州孫洙巨源以玉堂大硯贈之與可屬子瞻爲之銘曰坡陁彌漫天潤海淺巨源之硯淋漓蕩潏神沒鬼出與可之筆燼南山之松爲煤無餘涸陵陽之水維以濡之公自註硯大如四鑄許而陵州在高山上至難得水故以戲之

爲王安國作硯銘

本集宋

王平甫硯銘云玉德金聲而寓於斯中和所薰不水而滋正直所冰不寒而淅平甫之硯而軾銘之東都事畧云王安石弟安國字平甫自丱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爲文語皆驚人神宗即位近臣薦其才行敎授西京國子監召對問安石秉政物議如何對曰但恨聚歛太急知人不明耳神宗默然除著作佐郎秘閣校理呂惠卿詔事安石安國惡之一日安石與惠卿論新法於其第安國好吹笛安石諭之曰宜放鄭聲安國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深銜之乃因鄭俠獄陷安國坐非毀其兄放歸歲餘卒子斿[語錄]元祐中公有薦鄭俠王斿狀詳卷二十八總案此銘雖數語其于安國也至矣

爲趙屼作文同畫竹跋

本集題趙屼屏風與可竹云與可所至詩在口竹在手來京師不及歲請郡還鄉而詩與竹皆西矣一日不見使人思之其面目嚴冷可使靜險躁厚鄙薄今相去數千里其詩可求其竹可乞其所以靜厚者不可致此予所以見竹而歎也[語錄]與可以熙寧三年至京補官數月議事不合得小參處遂請遠郡以去公與之極厚然自是不復一見矣趙屼乃閣道之次子時官京師

中子追生

[語錄]迨字仲豫以是年庚戌生詳見卷一總案長子邁條下

熙寧四年辛亥

公年三十六是年二月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置學官使之敎導夏人犯延州慶州軍亂三月韓絳罷六月歐陽修罷蔡州以太子少師致仕富弼判亳州坐格青苗法徙汝州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遂致仕八月還洮河之安撫使命王韶主之

正月樞密副使馮京薦公直舍人院

續通鑑長編云熙寧四年正月上欲用張琥直舍人院馮京復薦劉攽曾鞏蘇軾上不答[語錄]長編以權府推判杭皆作三年誤本集權府推乃四年事本傳亦作四年今更正

王安

石欲變亂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之公以爲變改無益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上議學校貢舉狀

本集狀云熙寧四年正月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蘇軾具議狀聞奏者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爲功强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爲力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歷之間以爲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歷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樸學不貼墨而攷大義此數者臣請言之夫欲興德行在人君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敎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

詩賦策論均爲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至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諸科舉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變而爲進士曉義者去以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騖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疏矣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覽衆才經略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眞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陛下亦安用之

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卽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旣退言於同列安石不悅 邵伯溫聞見錄云神宗欲以子瞻爲同修起居注介甫難之又意子瞻文士不曉吏事故用爲開封府推官以

因之**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開案以上皆宋史本傳所載熙寧四年原文也公議學校貢舉尚未權開封府推官

自權府推始有買燈之諫及兩上神宗書本集各書狀載熙寧四年及各銜

位甚明又元符三年庚辰公和韶倅李通直詩自註云僕昔爲開封幕先公

爲赤令今三十年而見君曲江自熙寧四年辛亥數至元符三年庚辰正三

十年也其可證者如此至上神宗書安石使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

通判杭州各事宋史本傳蔡誌並載四年一一符合惟續通鑑長編以謝景

溫論奏通判杭州俱載三年又云明年夏末秋初出都赴公以杭倅在京開

任拜年而權府推上神宗書乃景溫論奏之所由悉移入三年矣考本紀熙

寧四年夏五月行免役法其坊郭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官品之家舊無

身役亦令出助役錢而書上四年二月故極攻役法凡公卿大戶單丁女戶初

皆詳論之若移三年二月公何由知君相必行而乃預言之乎長編之誤

與本集無涉可置弗議緣合註已引載其說又斷云以上皆三年事今依

年譜附載四年既來亂集日後勢必亂棻此則不能已於言也特駁正**公**

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勅府市浙燈且令損價遂上諫買浙燈狀本集狀云

熙寧四年正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狀奏臣伏

見中使傳宣下府司市買浙燈四[illegible]盞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

收買見已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

者竊爲陛下惜此舉動也賣燈之民例非豪戶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

計望此旬日陛下爲民父母惟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

甚大內庭故事每遇放燈令內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

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榷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所無亦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於民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明皇遣使往江南採鵁鶄江州刺州倪若水反其使命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盝子粧具二十事織綾二千匹德裕上疏論罷使陛下臺諫有此數人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有司有此數人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臣忝備府寮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及奏上即詔罷之公既承治亂無隱之命復聞買燈停罷驚喜過望至於感泣以爲有君如此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而王安石創行新法實治亂之機也二月上神宗書本集上神宗皇帝書云熙寧四年二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臣蘇軾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如天下之所有大於買燈者矣固將有待而後言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主之所恃者人心人心之於人主如木之有根燈之有膏魚之有水農之有田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稿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也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百年未嘗闕事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

苛吏皆惶惑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刻兵吏廩祿而甚者至以為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雖人言未必皆然而疑似有以致謗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則何苦而不罷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違多人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且不欲以此自汙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且古陂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追收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指業冒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

必用五穀或有他物充代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徒聞江浙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雇人若有逃者罪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為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歷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之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別出科名哉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所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

是空文縱使果不折配計其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邦自足無操瓢乞匄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常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此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商宏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今者此論復興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商賈官屬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費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今有人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狗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

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以此而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纂弑衛至弱也季札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纂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強於憲武矣消兵而龐勛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有功而貪富強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風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將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日未至用兵十出而九敗府用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升遐之日天下歸[illegible][illegible]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非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蒸之以智能招來[illegible][illegible]勇銳之人以闕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其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為歎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楳揣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衰之救之如近日三司隸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偕驅先次指射以踰其勢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先有三百餘人占闕致常調者待次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無所隸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

有大國開鼎之變我國家租賦繇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蓋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然而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猶為執政私人以至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為國者平居必有亡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孫寶一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將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願存紀綱者此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為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詞至於所欲之三言陛下安可不察

方勺泊宅編云舒王一日與葉濤坐蔣山本府一牙校來參言昨夕夢至陰府見待制帶鐵枷良苦令某白相公但說某時某處所議之事今坐此備受慘毒公悟其事不覺大慟公既卒有武弁死而復甦言王氏父子皆鐵枷爾問何罪曰緣曾議復肉刑致此乃與前校之夢略同【闕宋】王

安石親見其子雱荷枷鎖冥中因捨半山園宅爲寺以薦雱福宋人記此事者甚多非夢幻也安石又嘗騎驢自鍾山歸道遇婦人投狀令赴有司不可使老兵遞受之及歸檢視則一塵埃敗紙微有字跡皆隱約不可辨安石中夜遂卒如問其飾終之榮則位躋大藩而從祀廟廷且班壓孟子上其奈孽鏡臺前徵其既往有情到不堪迴首者乎公上此書雖不見聽而甚者欲復肉刑一語逆折姧萌卒以化消其有裨於世道人心詎不偉哉

三月

論使監司體量抑配又將先試三路因再上神宗書本集再上神宗皇帝書云熙寧四年三月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推官臣蘇軾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之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臣愚蠢不識忌諱乃者上疏論之詳矣近者中外讙言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實望陛下於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乖僻追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令者側聽所爲蓋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此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紾而姑勸以徐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爲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爲此法譬之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陛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係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

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守
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
士天下謂之龍飛榜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然
士莫不悵恨者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
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為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
矣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他哉
亦以失業而亡所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吏解體而士失
望禍亂之源有大於此者乎一旦有急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為陛下收板
蕩止土崩乎去歲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必樂併告陛下近者放
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吏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詔諫之
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
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為青苗抑配果可禁乎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
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
陷之罰為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為既行青苗錢則不當禁抑配其勢
然也臣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過
遂非之風此所以憤懣而太息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戮力
排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以望維新之化而馮紞之徒相告
語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於是謀充復留而成晉氏之亂自古惟小人為此
去去一人而其黨破壞是以為之計謀遊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
觀陛下為進退之決矣陸游放翁題跋東坡諫草云天下自有公論非愛憎
異同能奪也如東坡之論時事豈獨天下服其忠高其辯使荊公見之其有
不撫几太息者乎東坡自黃州歸見荊公於半山劇談累日不厭至約卜鄰

以老焉公論之不可掩如此此疏藏馮氏三世八十年矣眞可寶哉嘉泰壬戌二月七日笠澤陸游謹書【諸案】前書僅論新法之不可行此書發其已行之驗則人心解體而土崩可懼且諷神宗以務去王呂會諸人矣神宗固嘗喜公交者萬有一日感動則羣小之去將不旋踵此其勢遂不兩立而公之禍福進退亦自決於此書也故此書既上遂偪出謝景溫之誣劾爲羣小計固當謀之朝夕不遑寢食者矣

奏上皆不報公見王安石爲政每贊人主以獨斷神宗專信任之因考試開封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公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安石滋怒【諸案】本傳載此爲試進士發策之文列於議學校貢舉上書之後明載四年東都事畧載此爲考試開封進士發策之文而列於議學校各書之前卽爲三年若以考試開封論則當爲四年事方與本傳合惟本傳不言試開封耳事畧又補敘三年發策事於四年請外之前自爲牽混然分別殿試發策開封發策爲兩事則事畧爲獨明也子由墓誌僅殽殿前策進士擬答於四年爲本傳之所本但墓誌不載策文兩事皆可牽混本傳實以策文以致彼此皆誤本集只載三年殿前策進士擬答全文不載開封發策之文故無晉武苻堅齊桓燕噲之語可考今諸已將本集考官擬答載於三年矣又據宋史本傳仍載策文於此并載明此乃開封發策以正事畧墓誌本傳各有所誤否則讀者合本集事畧墓誌本傳四書觀之見其互異而不喻其故勢必疑本案亦有牽誤矣

會詔舉諫官翰林學士兼

侍讀范鎮應詔舉公本集范景仁墓誌云會有詔舉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溫彈奏軾罪案舉諫官乃四年事年譜入三年亦誤安石懼疾使謝景溫力排之皇宋治迹統類云謝景溫恐軾為諫官攻安石之短故力排之誣奏公過安石窮治無所得續通鑑長編云詔江淮發運湖北運使體量殿中丞直史館蘇軾居喪服除往復賈販及命天章閣待制李師中供析照驗見軾妄冒差借兵卒事實以聞侍御史知雜事謝景溫劾奏故也景溫與安石連姻安石使之窮治卒無所得案此四年事長編繫三年誤范鎮為上疏辯誣且攻安石詔鎮致仕續通鑑長編云范鎮言蘇軾治平中父死韓琦與之銀三百兩歐陽修與銀二百兩皆辭不受今言者以為多差人船販私鹽是厚誣也詔鎮致仕本集范景仁墓誌云公以軾應詔又舉孔文仲為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即上疏爭之不報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之落翰林學士遂致仕端明殿學士判西京御史臺司馬光奏對垂拱殿神宗論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光曰安石素惡軾陛下豈不知安石以姻家謝景溫為鷹犬使攻之且軾雖不佳豈不賢於李定雖禽獸之不若乎續通鑑長編云司馬光奏對垂拱殿上謂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鮮于侁在遠軾以奏稿傳之韓琦贈

銀三百兩不受乃販鹽及蘇木瓷器光曰責人當察其情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安石素惡軾陛下豈不知以姻家謝景溫爲鷹犬使攻之且軾雖不佳豈不賢於李定之不服母喪禽獸之不如【誥案】謝景溫未得仕中朝結好安石以妹嫁安禮得驟擢侍御史又代李定辨母喪後竟悖用其言昇元祐大臣徒知阿陽死李定少學安石以孫覺薦至京力言民喜青苗法於是言不便者皆不聽立拜御史宋敏求蘇頌李大臨以封還詞頭皆罷陳薦因疏定匿母喪曾公亮請追服安石不許**公不辯但乞補外六月以太常博士直史館通判杭州**續通鑑長編云軾不敢自明久之乞補外上批出與知州差遣中書不可擬令通判潁州上又批出改通判杭州

因和子由初到陳州韻以寄之【誥案】次韻子由初到陳州二首施註原編在綠筠堂送劉攽倅海陵詩前卽爲三年作查註合註從誤詩有舊隱三年別句公以熙寧二年己酉自蜀還朝至是四年辛亥爲三年之別又有那更治刑名之句謂不合作杭倅也又有還來送別處雙淚寄南州句謂在京送別子由之處作詩以寄此乃四年六月倅杭命下之後用子由韻以寄無疑若謂題和子由初到陳州卽以爲三年作則詩意全誤今改編於此

既上謁卒爾遇趙成伯於殿門外本集密州通判廳題名記云余出官於杭而君亦通守臨淮同日上謁辭相見於殿門外握手相與語

胡允文掾計省亦相遇於都門然公已頒行矣本集祭胡執中文云其後七年公掾計省雖獲一笑歡不逾頃【誥案】公以治平二年乙巳與執中遇於華州逆旅至是熙寧四年辛亥執中至都而公已將去正七年也

別歐陽修致仕作啓

本集賀歐陽少師致仕啓云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庥共增慶慰伏以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捨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幾於禍福之先脫屣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才不器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爲時自重少慰輿情

送劉恕歸覲南康作詩

誥案此詩施註原編於此在出都來陳八首之前是時公將出京乃熙寧四年作也先是治平中司馬光奉命編次通鑑辟劉道原爲局僚逮安石專政欲引寘條例司道原不可至面剌其過安石怒甚遂絕交光出知永興軍道原以親老求爲南康軍監酒以歸過公言別因贈此詩詩有交朋翩翩去畧盡惟吾與子猶彷徨句是道原與公之出最後可爲四年確證又子由劉凝之哀辭述其子道原云君得請以歸養其親三年得疾不起考公以四年至杭倅任七年春中在潤州道原相約來會似道原已罷酒官故出游也是時距公出京已幾及三年約道原之卒即在七八兩年之間子由紀年槩用約畧之詞故云三年而以熙寧四年請歸無可疑也續通鑑長編熙寧三年九月司馬光知永興軍合註已引註此題之下據此則光出在前一年與兩集詩文皆可合又前載司馬光奏劉垂拱殿一條案

長編亦載三年今已列入四年考宋史司馬光權判西京留臺在四年四月此乃光過闕上殿因奏對及之亦四年事長編繫入三年誤矣

七月將發往餞王素於佚老堂飲酒至暮論當世事素曰吾老矣子厚自愛本集王仲儀眞贊云熙寧四年余將往錢塘見公於私第佚老堂飲酒至暮論及當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

出都赴陳州舟中和蛙鳴青草泊諸詩至陳與子由同遊柳湖觀鐵墓入厄臺詩考其跡本集記鐵墓厄臺云舊遊陳州留七十餘日近城可遊觀者無不到柳湖傍有邱俗謂之鐵墓云陳胡公墓也城濠水注嚙其趾見其有鐵錮之又有寺曰厄臺云孔子厄於陳蔡所居者其說荒唐不可信或曰東漢陳思王寵敎弩臺以控扼黃巾者斯說爲近之

和子由柳湖感物詩詩案此詩施註原編初到杭州詩前查註合註從之今改編於此爲當

和張方平讀杜八月作送方平赴南都留臺詩子由在陳多與李簡夫倡和及公往訪而簡夫病不可見本集跋李簡夫詩集云李公簡夫以文學政事有聞天聖以來而謝事退居於嘉祐之末平生不炫於聲利不戚於窮約安於所遇而樂之終身者庶幾乎淵明之眞也熙寧四年軾始過陳欲求見公而公病矣後十年得其手錄詩七十篇於其孫公輔讀之太息曰君子哉若人今亡矣夫

初與崔度張耒過於陳州本集與歐陽仲純書云崔度若頃年在陳與之甚熟今作過海之行妻孥仍在陳學幸畧與垂顧詩案張耒時從學於子由故論者以爲少公

客也後元祐中公在翰林拔置館職未始爲門人

十日夜與子由崔度飲月下

[附錄]明年此夜公有懷子由崔度詩云去年欒君苜蓿盤夜傾閒酒赤如丹今年還看去年月露冷遙知范叔寒范叔謂崔度也

寄題傅堯俞濟源草堂作陸詵挽詞

[附錄]濟源草堂陸詵挽詞二首欒城集亦編於陳州與施註原編合蓋同時所作

九月公行子由送至潁州

本集與劉月大師晉云業恩除杭倅旦夕出京往陳州相聚至九月初方行

因同謁歐陽修於里第爲賦所畫石屏陪燕西湖所作潁州初別子由詩

[附錄]施註原編潁州初別子由二詩列歐陽少師二題之前與欒城集次敘同查註仍之合註謂查註不應編歐陽二詩之前者誤又據烏臺詩案當編十一月到杭州任後尤非但詩案乃查註所引自爲矛盾此合註所以捎施而問查也今考欒城集題云次韻子瞻潁州留別二首是兩集之題皆作於潁州也其詩云念兄適吳越霜降水初冷是別於九月下旬也然尚可以追憶解之其下云平明知當發中夜抱虛警此則作於未發潁州之前一夜已坐實時猶未發也因以證公之起句云征帆挂西風別淚滴清潁留連知無益惜此須臾歐陽公四子是時惟次子仲純在侍下有據則本集有往者見君潁水之上之明文也由是考詩乃公與諸子亦別挂帆將去之時始於夜間與子由舟中話別作詩乃同此一夜事故有留連須臾等句與和詩平明當發對鍼情題然矣但似此考定則歐陽少師令賦石屏及陪燕西湖二詩必非後作情事計公九月留潁約兩旬有餘施編與欒城集之誤不問可知今移二詩於初別子由詩前刪去查註所引詩案十一月作詩誤句則永無歧說

矣

十月二日抵渦口遇風出穎口初見淮山至壽州李定出餞城東龍潭上道有詩

誥案此李定即烏臺詩案承受無譏諷文字之李定當即指此詩也其不服母喪之李定薦爲御史裏行又李定爲晏元獻之甥者考晏殊爲相在仁宗慶歷三年似其甥年齒至是亦稍長後其孫彭註本集時查註既引揮麈前錄之三李定烏臺詩案之兩李定輒云未詳孰是合註亦無一訓此不難分別也

過濠州游塗山彭祖廟莊周祠觀魚臺虞姬墓四望亭浮山洞諸勝作詩

過臨淮趙成伯餞別於先春亭上

本集密州通判題名記云余出官於杭君亦通守臨淮已而見君於臨淮劇飲大醉於先春亭上

作泗州僧伽塔及龜山詩

查註云前篇有我昔今我二語後稱有再過龜山之句乃自徐移湖詩也初赴倅杭有渦口遇風洪澤遇風二題故此云我昔南行舟繫汴逆風三日沙吹面也又自甲寅秋杪自杭守密至已未自徐移湖是爲歲五周矣故下首云再過龜山歲五周施編倅杭爲今皆改編自徐移湖卷中誥案我昔今我只有二層如增一層即未來我也查註分出倅杭守密移湖三層即辛亥甲寅已未三過泗州其僧伽塔詩之我昔既已註明倅杭渦風之事則詩之今我即守密再過之詞詩當編甲寅又復收編已未移湖此即未來之我不能牽入今我也如謂此今我即指移湖則前之我昔當指守密而渦口洪澤遇風之詩須編甲寅其說方合若仍以倅杭註我昔又以守密移湖混今我此查註本意但我昔今我之詩只一首或作於守密或作於移湖中間相距五年公固不能兼稱今我詩亦只能著落一處也計公自辛亥倅杭

至己未移湖凡歷九年查註以其年數與下首再過龜山歲五周之句不符又欲並改己未移湖以示異故於下首則增出甲寅守密以合歲五周之句於上首又欲抹去甲寅守密以混今我之句謂皆己未移湖所作但甲寅守密公由江淮取道海州後自宜興起知登州亦出此道皆不過泗州今必坐實守密過泗查註始得於甲寅起限扣足歲五周即如其說詩當云三過龜山與再過不合也此二詩如去無所逐飄蕩何求等句明寓上言被出之感若入移湖卷中氣局全別其再過五周句合註已引丙午載喪過淮至是五年爲據今復施註原編

發洪澤湖遇大風十六日至山陽風雷冰雹陡作已而復晴赴楚守飲記詩抵揚州與劉攽孫洙劉摯會於錢公輔座上作三同舍詩誥案錢公輔字君倚武進人時爲廣陵守餘詳卷十一總案錢公輔哀詞條下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廿六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七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較

誥案熙寧四年辛亥十一月三日公游金山訪寶覺圓通二老夜宿金山寺望江中炬火作詩為寶覺作真贊本集金山長老寶覺師眞贊云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溫是惟寶覺大士之像因是識師是則非師因師識道道亦如是翌日自金山放船至焦山過中江長老書聞鄉語作詩誥案公後與金山寶覺圓通焦山綸老並有詩蓋初識於此時綸老當即中江僧也渡潤州登北固山游甘露寺庭下觀諸葛公所題很石及梁武鐵鑊李贊皇手植樹作聯與廣武歎不待羅門弼詩至蘇州游虎邱寺觀王禹偁畫像本集王元之畫像贊云始余過蘇州虎邱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二十八日到杭州通判任居於北廳成化杭州府志唐州治在鳳凰山柳浦西即鳳凰山之右是也唐光化三年吳越王鏐以唐州治擴而大之依山阜以爲宮室名曰鎮海軍使院宋自錢氏納土即國爲州治名勝志云隱秀齋在府治通判北廳蘇軾書咸淳臨安志云鳳凰亭在府治南通判北廳誥案是時有兩通判共一署有開故別有南廳而此則北廳也據本集修廨宇狀府衆所居皆在州治故廨分

出者也

沈立為杭州守[嘉業]是時監司張靚俞希旦王廷老察推呂穆仲節推李佖錢塘令周邠仁和令徐疇　時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地方騷然公嘗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

作初到杭州寄子由詩

十二月一日游孤山訪惠勤惠思作詩本集六一泉銘敘云予通守錢塘見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子閒於民事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嘉業]年譜紀年錄載十一月到任本集無到任之日可考獨此敘云到官三日至孤山是在到任之四日而詩題已作臘日矣由此推之蓋以十一月二十八日到任而以十二月一日至孤山也

月游靈隱寺答李杞再和孤山原韻使者所至發擿官吏公以學官無吏責作戲子由詩[嘉業]此詩施註原編冬春之交查註合註仍之今考詩有平生所慚今不恥坐對疲民更鞭箠句以合除夕餘四之作又證以上文侍中權鹽藩始知因決配鹽犯而發乃十二月作也前註僅有烏臺詩案多配犯鹽一語未盡其實似覺詩為太過矣詳後除夜值都廳註

上天竺訪都師惠辯本集海月辯公真贊云都師總領要略惠辯實在此位神宇澄穆不見慍喜而緇素悅服予因喜從之游時東南多事吏治少暇而余方年壯氣甚不安厭官每往見師清坐相對時聞一言則百憂冰解形神俱泰因悟莊周所言東郭順子之為人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蓋師之謂也

僧正辯才本集海月辯公真贊云錢塘佛者之

盧蓋甲天下故於僧職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簿帳案牒奔走將迎之勞專責正副以下而都師總領要略實以行解表衆而已然亦通號為僧官

除夜值都廳 詩案古蹟考盧白堂在郡圃唐時建後為錢氏都會堂又白居易盧白堂詩云盧白堂前衙散後更無一事到中心是唐為聽事之所也至趙抃守杭復有盧白堂詩蓋宋已復其舊名公值府事當即其處後又云都廳也囚繫皆滿日暮不得返舍題壁間詩本集詩云除日當早歸官事乃見留執筆對之泣哀此繫中囚小人營餱糧墮網不知羞我亦戀薄祿因循失歸休不須論賢愚均是為食謀誰能暫縱遣閔默愧前修又上文侍中論榷鹽書云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又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云軾在錢塘每執筆斷犯鹽者未嘗不流涕也詩案是時鹽法極峻窮民犯鹽例皆徒配詩有營糧謀食之語必讀公文方得此詩本旨又此詩公已自編於元祐五年除夕三圄皆空和作之前今仍錄於案以備事實云

熙寧五年壬子 公年三十七是年正月命皇城司卒七千餘人巡察京城誇議時政者二月蔡挺樞密副使三月京師置市易務富弼致仕四月括開田置弓箭手以古渭砦為安遠軍命王韶行教閱法五月行保馬法

正月城外探春作浪淘沙詞 本集城外探春調寄浪淘沙詞云昨日出東城試探春情牆頭紅杏暗如傾檻內羣芳芽未吐早已回春綺陌斂香塵雪霽前村東君用意不辭辛料想春光先到處吹綻梅英詩案此倅杭作而年無所考今首載於此云

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與鈐轄亢禮公使人謂

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悛當奏之押伴者懼爲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卻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本傳墓誌載倅杭事惟此條而年月無考今錄於是年之首云）爲張次山題越州壽樂堂餞送李象求至梓州提舉任並有詩三月雨中游明慶寺作賞牡丹詩二十三日同沈立游吉祥寺觀牡丹於守璘之圃二十四日立出所集牡丹記公爲作敘（本集牡丹記敘云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槃綵籃以獻於坐者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臺皂隸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見於傳記與栽植培養剝治之方古今詠歌詩賦下至怪奇小說皆在余既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游之樂又得觀此書之精究博備以爲三者皆可紀而公又求余文以冠於篇）并作吉祥寺賞牡丹詩和劉恕所寄詩作游六和寺送張吉甫赴闕澧并記蘇子美金魚詩（本集書蘇子美金魚詩云舊讀蘇子美六和寺詩云松橋待金魚竟日獨遲留初不喻此語及倅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也昨日復游池上投餅餌久

之乃畧出不食復入不可復見自子美作詩至今四十餘年矣美已有避雨之語苟非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安能如此游耶

和子由柳湖久涸得水開元寺山茶今歲獨開二詩 欒城集宛邱二詠敘云宛邱城西柳湖累歲無水開元寺殿下山茶一株枝葉甚茂亦數年不開轍頃從子瞻游此每以二物爲恨去歲雨雪相仍湖中春水忽生數尺至二月中山茶復開千餘朶因作二詩奉寄

四月雨中游天竺靈感觀音院和蔡準邀游湖上六月二十七日登望湖樓醉中作詩七月一日出城舟中苦熱至餘杭宿法喜寺後綠野堂七日望吳興諸山寄孫莘老詩 [補注]公後有元日次韻張先子野見和七夕寄莘老之作即此韻也以是知此詩爲七月七日所作

發臨安宿淨土寺翌日自淨土步至功臣寺因游徑山並有詩自徑山歸得呂穆仲詩同宿望湖樓并作夜泛西湖詩法言作雪山於東軒公過而愛之爲題雪齋榜 [補注]法惠院僧法言字無擇於所居東軒累石以爲小山又灑粉於峰巒草木之上以象飛雪之狀公過而愛之名曰雪齋秦少游爲記事詳卷十八雪齋題下公後於黃州築雪堂繪飛雪於四壁蓋變言之法也

錄慈雅跋蔡君謨帖 本集題蔡君謨帖云慈雅游北方十七年而歸退老於孤山下蓋十八年矣平生所與往還略無在者偶出蔡公書簡觀之反覆悲歎耆老彫喪舉世所惜慈雅之歎蓋有以也

題羊欣帖

孫覺

本集題羊欣帖云此帖在王文惠公家軾得其本於公之子銘以遺吳興太守孫莘老使刻石置墨妙亭中

頒刻王安石經義於學官寄劉恕書

邵博聞見後錄云東坡倅錢塘日答劉道原書云道原要刻印七史固善方新學經解紛然日夜摹刻不暇何力及此近見京師經義題國異政家殊俗國何以言異家何以言殊又有其善喪厥善其厥不同何也又說易觀卦本是老鸛詩大小雅本是老鴉似此類甚衆大可痛駭時熙寧初王氏之學務為穿鑿至此謹案此詩本集不載今補入之王安石說霸字云西在方域主殺伐或育霸從雨不從西也卽又日如時雨之化耳其所頒三經義大率類此毗列學官而又疾易其非是者朝更蘇改殆無虛日此下卷之監試官請詩所以多徵詞也其後南宋學官雖禁絕不用而此風不衰有陸彥遠答和宥字韻云雖貧未特氣如宵人讓其與則齊作消解謂凡氣升此而消也又有胡後明者日舟適在浴室中悟直字之說在隱可使十日視者直也學字說三十年今乃造此地餘如王驕叔晁子止雖位居卿貳而誦說日夕不輟及病且死擒擁被而指盡之也可謂嗜痂者矣

請宗本住淨慈寺疏

本集杭州請圓照禪師疏云大道無為入之必假附見一毫頓悟得之乃雖聰明偏淡舉生并歸真諦恭惟本師長老脫離前見灑落孤風甚為已也如月行空無跡可踐其為人也如金入範隨注皆圓既不滯於一方坎井進於泉欲而況淨慈古剃錢氏福田代不乏傳人所信向閣矜吝俗久漸坑取以來隱惻隱慈心願順羣誠之再請謹案圓照禪師宗本卽大本也時法論禪師若木方為上座公後有游淨慈寺謁宗本詩遠公師杭則善本已繼法席卽小本也

孫立節使其子勰孫質所業勰願習授經

門下公命與適同學 蘇過斜川集孫志康墓誌云熙寧初先君通守錢塘孫君介夫使其子志康贄所業以見願留授經於門下時年未弱冠也先君嘉之使與余長兄游既卒業歸自是走四方爲文章士 誥案 時孫立節出爲鎮江軍掌書記熙寧七年公赴常潤賑饑與立節重遇於京口元祐三年公知貢舉孫總以黜籍登上第其後選嶺南立節已卒總又欲相從於惠公以其名盛爲書戒止之君總者其人亦可以見矣餘詳卷三十總案孫總登第條下

聞終南趙宗有李岸皆卒答張杲之書 本集與監承事書云示諭趙宗有化去久矣爲一悵然當時李岸彭年監官與之往還甚熟斯人今亦不可得也關中後來豪俊爲誰乎某日夜念歸蜀爾終當一過岐雍間徜徉少留以償宿昔之意也君自名臣子才美漸著豈復久浮沈里中宜及今爲樂異時一爲世所縻求此君閒適豈可復得耶偶記舊與彭年一詩彭年讀之蓋淚下也斯人有才而病廢故多感慨可念可念聊復錄此奉呈想亦爲之惘然也 誥案 監承事即張杲之也推書中意如趙宗有化久後來豪俊爲誰等句皆久未聞耗語參以日念歸蜀及杲之異時爲世所縻論之則又去岐不甚遠之事蓋倅杭時作也自後本集不復再及終南二曲游事今載此書歸結鳳翔集各卷誠不可少也自法言以下七條皆熙寧五年前後事月日無考並附此案之末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七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八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校

【誥案】熙寧五年壬子是年八月王韶復武勝軍改爲鎮洮軍尋升爲熙州頒方田均稅法十一月章惇開梅山十二月陳升之樞密使

八月求焦千之惠山泉任伋寄詩勸以詩酒自娛並有詩沈立邀游湖上不赴明日得雙蓮於北山下爲詩以獻立并和立詩聞趙概訪歐陽修於汝陰榜所居爲會老堂相與唱和公和修會老堂及寄概詩本集代張方平撰趙康靖公神道碑云公諱概字叔平河朔人徙於宋之虞城天聖五年擢進士召入翰林爲學士知貢舉加侍讀學士以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擢御史中丞樞密副使拜參知政事皇嗣未立仁宗始命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未足爲重遂與執政建言宜立爲皇太子從之英宗即位遷戶部侍郎又遷吏部熙寧初遷左丞公年七十矣求去位不許以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徐州遂請老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揔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爲事集古今諫爭爲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祠南郊明堂率嘗召公陪祀詔中貫人撫問二府就所館宴勞之累階至特進勳上柱國封天水郡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德翊戴功臣元豐六年正月十五日薨於永安坊里第享年八十八贈太師諡康靖葬宋城縣【誥案】文內戴叔平保奏歐陽永叔及往訪汝

陰事查註已載題下今不錄

公監試於中和堂以其時所取文體甚陋呈諸試官詩本集送人敍云夫學以明禮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道其聰明廣其聞見所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王氏之學正如脫槧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飾而成器耳求爲桓璧彝器其可乎【闕案】公與張文潛論文有書載卷二十六總案必合觀乃得其詳

登望海樓作晚景詩本集與范夢得書云某旬日來被差本州監試得閒二十餘日在中和堂言望海樓閒坐漸覺快適有詩數首寄去以發一笑【闕案】此皆則望海樓與中和堂相連皆在州廨之內鳳山之上也其前後登望海樓詩皆闈中所作

煎茶於試院中作孫覺求墨妙亭及李常求黃鶴樓諸詩十日夜看月有懷子由并寄遲度十五日夜從試官考較戲作十七日榜出再登望海樓與試官兩人復留和前詩【闕案】兩試官爲劉撝見卷十一八送劉寺丞詩

十八日觀潮作南柯子詞本集八月十八日觀潮調寄南柯子詞云海上乘槎侶仙人萼綠華飛昇元不用丹砂住在潮頭來處渺天涯雷輥夫差國雲翻海若家坐中安得弄琴牙寫取餘聲歸向水仙誇

沈立除審官院以去留詩爲別陳襄自陳州來代中和堂拒霜盛開襄有詩呈公亟答詩游梵天寺見守詮小詩和韻聽惟賢琴用歐陽修論琴詩之旨作惟賢琴詩【闕案】此詩施註原編罷杭倅後

査註合註皆從誤編入十二卷甲寅九月後今改編於此蓋公爲是詩時尚未聞歐陽永叔之訃也

九月聞歐陽修訃哭於孤山惠勤之室爲文祭之 本集祭歐陽公文云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芘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爲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鰌鱓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絜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遯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敎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

答惠思詩

孔文仲過訪復寄贈言次韻

朱壽昌求母五十年得之蜀中作詩 【誥案】李定與公初無隙因王安石嫉謝景溫劾公司馬光奏賢於李定不服母喪之禽獸自是挾恨及公爲此詩定遂肆禽獸之毒光實開其端也

十月赴湯村開運鹽河雨中督役夜宿水陸寺寄懷北山清順 【誥案】公詩有農事未休侵小雪句以是卯爲十月事也

遂部役至鹽官作戲呈同事兼寄陳襄詩登慶善寺千佛

閒復游安國寺悟空塔觀塔前古檜僧爽所蓄白雞並有詩爲居則作大悲閣記本集大悲閣記云杭州鹽官安國寺僧居則自九歲出家十年而得惡疾且死自誓於佛願持律終身且造千手眼觀世音像而誦其名千萬徧已而力不給則縮衣節口三十餘年銖積寸累以迄於成其高九仞爲大屋四重以居之而求文以爲記

十日陳襄薦貢士於中和堂賦登彼公堂四章作送杭州進士詩敘本集送杭州進士詩敘云右登彼公堂四章章四句太守陳公之詞也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燕於中和堂公作是詩以勉之曰流而不返者水也不以時遷者松柏也言水而及松柏於其動者欲其難進也萬世不移者山也時飛時止者鴻雁也言山而及鴻鴈於其靜者欲其及時也公之於士也可謂周矣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二三子何以報公乎

游六和寺沖師閘山溪爲水軒十一月冬至日獨游吉祥寺並有詩追憶歐陽修論琴詩事本集歐陽公論琴詩云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此退之聽穎師琴詩也歐陽文忠公嘗問僕琴詩何者爲佳余以此答之公言此詩固奇麗然自是聽琵琶詩余退而作聽杭僧惟賢琴詩詩成欲寄公而公薨至今以爲恨

公將赴湖州相度隄岸戲贈孫覺東都事畧孫覺知湖州松江隄爲民患覺易以石高一尋有奇長百餘里隄下悉爲良田誥案三吳水患始於慶歷中松江築挽路建長橋雖公私漕運稱便而水道由此鄣噎蘇湖常三州海口又沙湮日甚故其患不支也平此患必去

吳江土選沙上居民使水有所瀦然後疏三州海口瀉之以行患乃除耳孫覺改隄乃一時權宜之策僅可以禦小水若長年淫雨則水高於隄矣尚何木石之別乎是時覺必上其議故漕使檄公相度又必覆如覺議而後行也公知吳中水患實發端於此時其後帥杭數州皆所部而水災日甚因咨訪倍至欲盡疏之上三吳水利狀會賈易沮公言救傷執政亦多媢嫉者遂格不行留爲民患殆又數百餘年如賈易者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餘詳卷三十二卷三十三總案論救傷水利條下

送張軒民赴省試再用前韻寄孫覺詩

十二月湖州道中作畫魚歌 誥案本集墨妙亭記公以十二月至湖州

鴉種麥行 誥案畫魚歌公自註湖州道中作此詩雖未註然必非城內作也今改列於後

至湖州爲孫覺作墨妙亭記 本集墨妙亭記云熙寧四年十一月高郵孫莘老自廣德移守吳興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逍遙堂之東取凡境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當是時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爲莘老當日治文書赴期會不能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莘老益喜賓客賦詩飲酒爲樂又以其餘暇網羅遺逸得前人賦詠數百篇爲吳興新集其刻畫尚存而僵仆斷缺於荒陂野墓之間者又皆集於此亭是歲十二月余以事至湖周覽歎息而莘老求文爲記

覺出黃庭堅詩文就質公始異之 本集與黃魯直書云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之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爲稱揚其名

和邵茂誠戲贈賈收

并和收吳中田婦歎詩

游道場山何山

至天慶觀孫覺所葺小園爲山宗說

案

題歸雁亭孫覺爲會公行觴政禁不言時事並有詩至秀州贈錢顗并寄其

弟惠山老錢顗所上題領巾詩

何遯春渚紀聞云嘉興李巨山乃錢安道甥也先生嘗過安道小酌其女數歲以領巾乞詩郎書絕句云臨池妙墨出元常弄玉嬌癡笑柳娘吟雪屢曾驚太傅斷弦何必試中郎誥案此詩查註收入續採詩中今載於紊

過永樂鄉游報本禪院遇鄉僧文及作詩爲王頤作鳳咮硯銘

本集鳳咮硯銘云帝規武夷作茶囿山爲孤鳳翔且嘷下集芝田啄瑤玖玉乳金沙發靈竇殘璋斷璧澤而黝治爲書硯美無有至珍蔽世初莫售黑眉黃眼爭妍陋蘇子一見名鳳咮坐令龍尾羞牛後又書鳳咮硯云建州北苑鳳凰山山如飛鳳下舞之狀山下有石聲如銅鐵作硯至美如有膚筠然此殆玉德也疑其太滑然至益墨熙寧五年國子博士王頤始知以爲硯而求名於余余名之曰鳳咮且又戲銘其底云

書花蘂夫人宮詞

石刻花蘂夫人宮詞跋云熙寧五年奉詔定秦楚蜀三家所獻書可入館者令令史李希顏料理之中有蜀花蘂夫人宮詞獨斥去不取予觀其詞甚奇與王建無異嗟乎夫人當去國之時而能振大雅之餘韻沒其傳不可也用錄其尤者刻諸石俾識者覺之陳師道後山詩話云費氏蜀之靑城人以才色入蜀宮號花蘂夫人效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宮文瑩湘山野錄云王安國奉詔定蜀楚秦三家書可入三館者花蘂夫人手寫宮詞定三家書者斥去之遂令令史郭祥繕寫入三館既歸口誦數篇與荆公荆公明日在中書語及之而王禹玉馮當世願傳其本於是盛行於時文瑩親於安國處得副本凡三十二章因錄其詞誥案以

上鳳咮硯花藥宮詞二則皆熙寧五年事雖銘跋年月不詳應附載於此

出候潮門過王復園居觀所植雙檜作詩

觀錢世雄所藏其父公輔遺教經石刻

本集跋錢君倚遺教經云軾在杭州與其子世雄爲僚因得觀其所書佛遺教經刻石峭峙有不同之勢誥案錢世雄字濟明晚號冰華老人家任常州公此跋作於黃州而云在杭爲同僚是倅杭時也不詳濟明爲何官烏臺詩案收有譏諷文字選人錢世雄罰銅二十斤是元豐二年濟明復爲選人矣公赴杭其父君倚方爲廣陵帥是時似已罷歸非久卒矣濟明乃與公終始之人特表出之餘詳卷十一總案爲作哀詞條下

書阿彌陀佛施圓照作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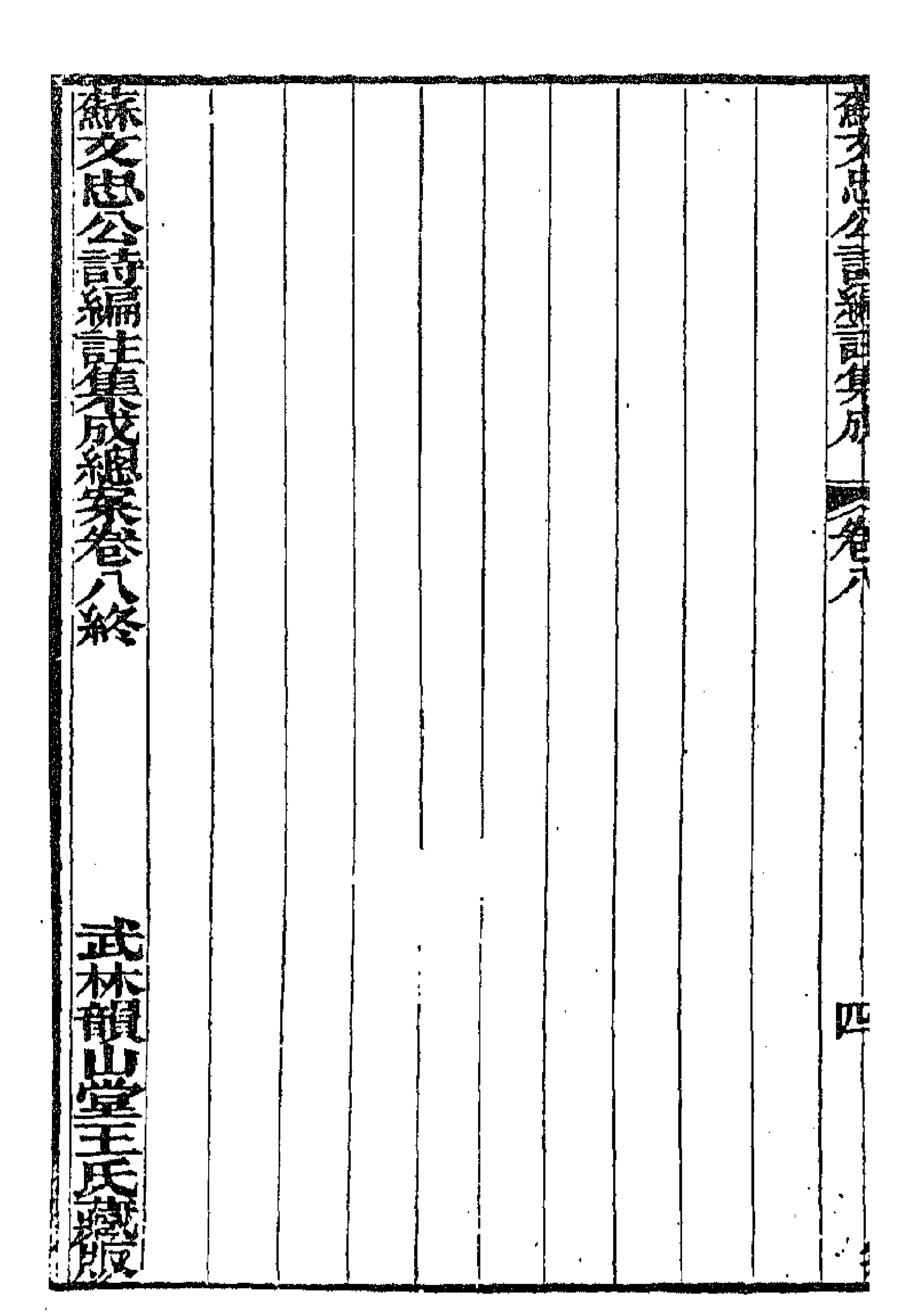
本集阿彌陀佛頌敘云錢塘圓照律師普勸道俗歸命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眉山蘇軾敬捨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留簪珥命工胡錫采畫佛像以薦父母冥福謹再拜稽首獻頌

上天竺題雪坡亭

咸淳臨安志云上天竺講寺雪坡亭東坡訪辨才法師適雪齋構亭以紀其勝誥案辯才居上天竺乃公倅杭時也

季子過生

陸游老學菴筆記云陶淵明游斜川詩自敘辛丑歲年五十蘇叔黨宜和辛丑亦年五十蓋與淵明同甲子也是歲得園於許昌西湖上故名之日小斜川云誥案過字叔黨以是年壬子生至宜和三年辛丑年五十當宣和中金釁未作宋已亂燕京東河北路皆不通過晚任中山倅爲羣盜所圍慨然曰寧有蘇內翰子從賊者乎溢焉而化事見王明清揮麈錄而本傳不載特附此以備考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八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九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較

誥案熙寧六年癸丑公年三十八是年二月王韶克河州遂復洮岷疊宕等州三月親策進士罷經局命王安石提舉試明經諸科並試明法注官四月置律學文彥博罷五月遣熊本措置瀘州淯井蠻夷事正月元日次韻張先和七夕寄孫覺詩九日有美堂飲醉歸五鼓起閱文書得鮮于侁所寄雜興作古意一首答之十五日祥符寺九曲觀燈過可久房蕭然無燈火但聞薝蔔餘香留詩二十一日病後陳襄邀往城外尋春有餉官法酒者約陳襄移廚湖上初晴復雨山色空濛並記以詩二十七日行部富陽新城李佖先行留待於風水洞公追至定山村既見佖有和風水洞諸詩誥案紀年錄二十七日游風水洞作詩又作李佖留待及和等詩八月望觀潮作詩又再游風水洞作詩并臨江仙據此則公詩凡五首今僅有李佖留待一首及和佖二首其前後游風水洞二首皆佚去矣此三首施註原編并載於此即為六年正月同時之作本不誤查註既仍原編如不再註最為盡善乃復引烏臺詩案七年正月二十七日游風水洞而駁之云年譜案

游風水洞乃六年事詩案誤當改正今考年譜游風水洞李佖相待有詩題壁明載七年合註以其誤遂有年譜不載六年王註亦載七年之說益滋轇轕七年正月公在常潤豈能至風水洞作詩此確爲六年作也**風水洞聞二僧作詩**云林外一聲青竹筍坐間半醉白頭翁春山最好不歸去慙愧春禽解勸儂闕此詩各註不載查註收入續採詩中紀年錄謂兩游風水洞作詩皆缺此詩是否在五首內當再考風水洞舊名恩德洞白樂天有雲水埋藏恩德洞句可證趙抃詩云獨風穴有聲連水㶁聽風觀水暫閑身杭州未入從容甚且與南山作主人

游富陽普照寺自普照游東西二菴至妙庭觀天聖中道士發地得丹鼎銅盤琉璃盆而盤鼎猶存並有詩二月早發新城微雨初霽道逢西崦餉耕欣然有作及亭午筍馬溪邊山城在望有細雨足時茶戸喜亂山深處長官清句時晁君成爲令蓋美之也闕此二詩首則富陽早發次則行至新城以題屬道中故就道中收煞耳次敘井然人所共曉其摘出次首一聯明以美晁中用官清民樂作骨本屬常語忽將戸喜脫胎隨地點染人遂不覺此則曾直所謂自具華嚴手段而終身心折者也至查註據方回瀛奎律髓改此詩爲晁君成和作非不知其誤者乃有意立異耳合註已有駁正今但論其詩旨如此**君成之子補之始拜公於新城**本集晁君成詩集敘云杭之新城令晁君君成字端友君子人也吾與之游三年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有一語

及此者其後君既沒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仕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沒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爲人而每篇輒出新意竒語宜爲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絕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宋史晁補之隨父官杭州著七述以謁通判蘇軾由是知名咸淳臨安志晁端友爲新城令其子補之隨侍官所東坡行縣以文來謁遂知之翁按次年甲寅公以捕蝗再至新城補之和詩有公來無與同念我百里遠句則知初謁在此時也黃魯直自云元祐初始拜子瞻都下今用此例書之

作山村詩自新城放櫂桐廬過嚴陵瀨作行香子詞本集過七里灘調寄行香子詞云一葉舟輕雙槳鴻驚水天清影湛波平魚翻藻鑑鷺點烟汀過溪沙急霜溪冷月溪明重重似畫曲曲如屏算當年虛老嚴陵君臣一夢今古虛名但遠山長雲山亂曉山青翁按公集有此詞而詩文事實均無經由嚴江蹤跡惟新城水出嚴江僑櫬所通或由此放櫂桐廬未可知也今據地類載於此

十日作春分後雪詩翁按本集題作癸丑春分後雪欒城集題作次韻子瞻二月十日雪同此韻也

與客飲湖上自孤山夜歸入城過河塘縱燈燭然記以詩與曾孝章

游龍山期呂穆仲不至作詩及穆仲至遂同游靈化洞徧歷幽勝而還作游靈化洞記本集書游靈化洞事云予始與曾元恕入靈化洞迫於日暮而元恕又畏其險故不果盡而還及此與呂穆仲游穆仲勇敢過我遂

相與至昔人之所未至而驚世詭異之觀有不可勝談者余欲疏其一二以
告來者又恐爲造物者所慍後有勇往如吾二人至吾之所至者當自知之
咸淳臨安志靈化洞在郊壇天眞院山頂深百餘步直下潤十餘丈有和靖東坡題名刻石

寒食日未明至湖上陳襄次孫覺至周邠徐疇先在作詩【顧案】此詩本集編入詞類調名瑞鷓鴣王註施註並編入詩不知何所本也今仍其舊

所贈韻即送覺移知廬州三月吉祥寺牡丹將落而陳襄不至爲詩以寄明日襄至復和前詩襄始至杭訪求民病以修復李泌六井爲亟至是工成爲作錢塘六井記本集錢塘六井記云潮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沮洳斥鹵化爲桑麻之區而久乃爲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
陸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公
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浚井刻石湖
上至於今賴之始長源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爲相國井其西爲西井少
西而北爲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爲方井爲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
之南爲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之南絕
河而東至美俗坊爲南井出湧金門並湖而北有水閘三注以石溝貫城而
東者南井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派別者也而白龜池小
方井皆爲用溝湖底無所用閘此六井之大略也熙寧五年秋太守陳公述
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廢而井高水行地
中率常不應公乃命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文子珪又引其徒如正思坦以

自勤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於是發瀦易甃完緝罅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於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近於濁惡而遷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十年矣疏涌金池爲上中下使澣衣浴馬不及於上池而列二閘於門外其一赴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爲五管以出之並河而東絕三橋以入於石溝注於南井水之所從來高則南井常厭水矣凡爲水閘四皆垣牆扃鐍以護之明年春六井畢修而歲適大旱錢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山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故詳其語以告後之人使雖至於久遠廢壞而猶有考也咸淳臨安志六井記石刻舊在相國井亭上熙寧七年太常博士通判杭州蘇軾撰誥案此記當爲六年作或書於七年也今據事載入六年爲當

行部於潛題刁璹野翁亭游寂照寺爲聚遠樓題綠筠軒並作於潛女詩至昌化自雙溪館下步尋溪源至治平寺過臨安與蘇舜舉劇飲而歸並有詩寶山僧舍晝睡起題壁上游寶嚴院清順新作垂雲亭記以詩五月十日與呂穆仲周邠惠勤惠思清順可久惟肅義詮泛湖游北山有作會客有美堂周邠有服不至與數僧同泛湖中聞堂上歌笑聲邠有詩答之六月六日至孤山惠勤僧舍作歐陽修送惠勤詩跋本集跋文忠公送惠勤詩後云始予未識歐公則已

見其詩矣其後屢見公得勤之爲人然猶未識勤也熙寧辛亥余出倅錢塘過汝陰見公屢屬余致謝勤到官以臘日見勤於孤山下則余詩所謂孤山孤寂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者也其明年閏七月公薨於汝陰而勤亦退老於孤山下不復出遊矣又明年六月六日偶至勤舍出此詩蓋公之真跡讀之流涕而勤請余題其後云

作蒲傳正所藏燕肅山水跋

本集跋蒲傳正燕公山水云畫以人物爲神花竹禽魚爲妙宮室器用爲巧山水爲勝而山水以清雄奇富變態無窮爲難燕公之筆渾然天成粲然日新已離畫工之度數而得詩人之清麗也熙寧六年六月六日

追和子由去歲試舉人洛下所寓暴雨初晴樓上晚景及過廣愛寺見三學演師觀楊惠之塑寶山朱瑤畫文殊普賢游就絳石淙莊諸詩公使追賦

觀音堂下辯才爲祝之取名竺僧

欒城集龍井辯才法師塔碑云予兄子瞻中子迨三年不能行師請落髮摩頂祝之不數日能行如他兒本集與辯才書云某向與兒子竺僧名迨於觀音前剃落髮寄緇褐去歲明堂恩已奏授承務郎謹與買得度牒一道以贖此子取老師意剃度一人仍告於觀音前略祝願過【諱字】迨落髮據公詩乃四歲事子由云三年者謂已生三年尚不能行則亦四歲也此碑子由撰文公書石仍而不改可知其非誤矣

贈上天竺辯才師詩

【諱字】詩云我有長頭兒角頰峙犀玉四歲不知行抱負煩背腹師來爲摩頂起走趁奔鹿據公元豐八年乙丑自云迨十六歲則生於熙寧三年庚戌而四歲摩頂及贈辯才詩皆六年癸丑事也施註原編此詩於守密卷中自云疑倅杭

作查註改編五年壬子雨中游天竺靈感觀音院詩後並誤今改編六年癸丑以符四歲之數餘已詳見卷一總案長子邁生條下二十一日與陳襄蘇頌孫奕黃顥曾孝章游石屋洞題壁西湖志石屋洞題名云陳襄蘇頌孫奕黃顥曾孝章蘇軾同游熙寧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又云咸淳臨安志謂石屋洞崖彷彿有東坡題名相傳黨禁時鑱去今字畫朗然此出後人重刻是以書法遠不逮龍華誥案西湖志龍泓洞有蘇頌熙寧壬子題名頌以封還李定詞頭落職坐廢者數年故其時游觀於杭也孔延之罷越州泊舟小堰門外公往訪之夜飲有美堂作聯句詩誥案公詩已佚孔長源詩有天目遠隨雙鳳落海門遙蘧兩潮趨向有美堂在吳山梅摯守杭所作也本集孔長源挽詞小堰門頭柳繫船吳山堂上月侵筵即指此事長源以熙寧五年十一月罷越州其過杭當在六年而無考今附載於此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九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輯　男霖圻覆校

【誥案】熙寧六年癸丑是年七月詔京西淮南兩浙江西荆湖六路各置錢監八月復比閭族黨之法九月置兩浙和糴倉立斂散法又詔興水利六月立秋日同周邠徐疇禱雨上天竺作靈感觀音院禱雨文禱本雨集天竺觀音文云我大菩薩為世導師救危難於三塗化清涼於五濁比者官吏不德刑政失中故此驕陽害我天物具官某上承府檄俯採民言供奉安輿願登法座伏願江海貢潤龍天會朝布為三日之霖適副一邦之望宿於靈隱寺作詩七月病中獨游淨慈寺謁本長老周邠以詩至仍邀游靈隱次韻答之遂至祖塔法雲院觀虎跑泉並有詩五日自長安堰還過桐岥游佛日淨慧寺謁榮長老方丈作凝注泉詩【誥案】游佛日者必自桐岥捨舟登岸岸有石鼓亭晉出石鼓敲以蜀桐者也由是入山路多松嵐竹陰凡五里至寺寺有楞嚴壇由寺西谿行十里越嶺山以達黃鶴山之脊岌岌而上歷數十盤有石壁削立空中路遂絕壁有腳印十餘步正當削處滑不承趾一失足則下墮不測淵震眩不可名狀諸皆齊迅而過自此路益陡峻又登數巒始達山肩視其巔尚數百丈而涯注池且在上方欲覓徑以升忽罡風長號而來幾為捲去急趨下

以避之所謂渥洼池者竟未能至惟見浙東諸郡隱躍蒼莽中其下則長江一綫西湖一栝日色激射爛如流金靜練而已遂自西麓以下凡度數陂嶺漸見山脚有小屋數椽松杉繞之入乃折至其處則黃龍菴也菴後石厂磐石為黃龍道人趺坐之所又下數里皆樵徑出大路為顯寧寺寺為苗劉廢逐康王所居處也誥自乾隆戊申正月經歷其地茲以讀公蒼䳯迎送之句宛然佛日道上不覺省念前游真卅年如一夢耳因附記於此云嘉慶丁丑二月朔書於羊城古藥洲上韻山堂中

二十日至天竺訪辯才作挽詞 本集海月辯公真贊敘云師臥疾使人請余入山適有事未暇旬餘乃往則師之化四日矣遺言須余至乃闔棺趺坐如生頂尚溫也[誥案]天竺事跡惠辯化於熙寧六年七月十七日公遲四日始往則七月二十日也

游孤山登柏堂竹閣與陳襄自有美堂夜歸并作有美堂暴雨詩

八月十五日觀潮題詩安濟亭上復作瑞鷓鴣詞 本集觀潮詞寄瑞鷓鴣詞云碧山影裏小紅旗儂是江南踏浪兒拍手欲嘲山簡醉齊聲爭唱浪婆詞西興渡口帆初落漁浦山頭日未攲儂欲送潮歌底曲樽前還唱使君詩[誥案]是日似與陳襄同游故落句及之耳

再游風水洞作臨江仙詞 本集風水洞作調寄臨江仙詞云四大從來都徧滿此間風水何疑故應為我發新詩幽花香澗谷寒藻舞淪漪借與玉川生兩腋天仙未必相思還憑流水送人歸層巔餘落日草露已沾衣

公以提點至臨安縣舜舉迎見於太平寺為言前日入州被訓狐押出 烏臺詩案云熙寧六年因往諸縣提點到臨安

縣有知縣大理寺丞蘇舜舉來本縣界外太平寺相接軾與本人爲同年自來相知見軾復言舜舉數日前入州却被訓狐押出軾問其故舜舉言我擘畫得人戶供通家業役鈔規例一本甚簡前日去呈本州諸官皆不以爲然呈轉運副使王廷老等不喜差急足押出城來軾取其規例詳看委是簡便因問訓狐事舜舉言自來聞人說一小話云燕以日出爲旦日入爲夕蝙蝠以日入爲旦日出爲夕爭之不決訴之鳳凰至路次逢一禽謂燕曰不須往訴鳳凰在假或云鳳凰渴睡都是訓狐權攝舜舉意以此譏笑王廷老等不知是非也【補註】葉祖洽很愎喜諛附多誣詆賢者是非顛倒人目爲小訓狐見於史家所載此乃宋之俗諺蓋唐書以鵂鶹聲爲訓狐也

與周邠李行中游徑山用錢王遺事作將軍樹錦谿石鏡諸詩游玲瓏山觀九折巖登三休亭夜宿九仙無量院閑山中歌錢王陌上花曲爲易陌上花詞游東西巖弔謝安遺跡夜度竹林橋宿山蒼然入海會寺訪有明洽於寺中記以詩【補註】此詩有北渡飛橋踏彭鏗高堂延客夜不扃杉槽漆斛江河傾諸句以是知入夜投寺故宿寺中也此詩之後施註原編有海會寺淸心堂一詩乃公七年重到之作詩意甚明施註編六年游臨安一路詩並未誤獨誤入此詩耳查註既從誤編此復引本集熙寧甲寅跋海會寺記改爲熙寧六年以符六年之游而註其下合註云跋作熙寧甲寅乃七年也公往臨安諸縣當從紀年錄列入七年查氏改甲寅二字作六年而移前後諸詩皆係之六年不如施註之不細分年月爲得也今考施註原編此卷起於追和子

由去歲試舉人洛下及立秋禱雨宿蟠隱寺二題考子由試洛乃五年事是此卷施編起於六年秋前也其後編至九日以後諸詩止是終於六年九十月之間也下卷編雪後至臨平過永樂除夜野宿常州城外各詩及元日過丹陽之作是六年之除夜七年之元日也據此則施註雖未細分年月而年月皆可辨查註仍之未嘗變改合註以其改甲寅二字之非而謂前後諸詩皆誤六年委爲查皆是其意專主駁遂致此卷詩懸宕卒無所歸宿也又考施註原編之前一卷起於元日次韻張先正月九日二題是上卷施編起於六年正月元日也其後編於潛昌化各詩及臨安令同年劇飲之作在五月十日題前是皆六年四五月間詩也查註仍之亦未變改且與此卷前後諸詩無涉也合註以紀年錄之同年臨安令劇飲并所至諸縣有詩載在七年秋後而因查註改六年二字之故輒謂當列七年是并施編前卷不誤之詩坐查註之絓誤也杭州外邑惟鹽官餘杭臨安富陽新城於潛昌化七邑公在處有詩或至數見蓋通守行縣乃其職貴又變法之際使者皆迫不容不出也在公以爲無益奔走適以擾民故往往發之於詩有司之出猝去猝來並無一定以一事而數至者有之因從熟而無詩可紀者有之豈可限以游者蹤跡若紀年錄併入捕蝗之後則謬甚矣此兩年查註所本施編次敘井然不可輕議惟海會寺淸心堂詩乃七年重到之作施查合三註皆失考今但撤出此詩與查註跋語類編七年行縣題中則此兩年詩并後卷皆大定矣餘詳卷十二總案淸心堂條下

徑山道中答周邠兼贈蘇舜舉詩再游徑山登凌霄峰上

合暉亭望海至洞霄宮與監宮蔡迪吳天常樂富國聞人安道俞康直張日

輩爲林泉之游題其處爲來賢巖並寓於詩九月初自徑山歸陳襄招飲介亭公以病先起作詩咸淳臨安志云介亭在鳳凰山對排衙石郡守祖無擇建天風冷然有縹緲憑虛之意夢粱錄云宋殿前司營在鳳凰山八盤嶺中置衙據高處曰介亭西湖游覽志云殿前司爲親軍護衛之所俗稱御教場者此也謹案自鳳凰山轉折陟嶺而上別起高峯其頂平衍如毬場中十餘石矗起如排牙然亦稱排衙石二山高下懸殊並不附麗北宋以前槩謂之鳳凰山蓋排衙石之上別無山名也錢氏以唐州治爲邸而北宋復以邸爲州治本在鳳凰山上排衙石乃其後山也康王播遷於此復以州治爲行在遂於上設殿前司營以爲親軍護衞而排衙石始有御教場山之稱與鳳凰山則判而爲兩矣然其時亦如汴京建玉津園未嘗於山巔校閱故小說家又附會爲女校場謂教宮人演武於此彼有岳家游奕軍韓蘄背嵬軍皆自甘棄絕豈能復爲孫武令行於女子乎又案陳襄和公介亭韻有山頭高會香初凉翠石排衙夾徑香句是介亭在排衙石之確證咸淳志不分晰御教場而槩謂之鳳凰山在咸淳時其說混矣以查註僅引咸淳志未能詳悉故考而論之游金星洞作銘本集金星洞銘云寶山南麓鳳左翅驚雷劃石遺蚪起凝陰螭堅出怪璋起生神草肖者虺離離赤痣挾脊尾飛流丹石決癰痏金星非實特取似施及山石亦見謂凡名相因皆此比咸淳臨安志金星洞在鳳凰山介亭下洞生金星草因此得名謹案此銘不詳何時作今以地附載於此八日公以病不赴重九陳襄會作前韻詩九日湖上尋臻闍黎遂泛舟至惠勤院舟中望

見有美堂上會有閑聚飲以詩爲戲復游諸佛舍一日飲釅茶七盞戲書勤院壁［誥案］公書壁詩有示病維摩原不病句然則此戲歌也在鳳翔有不預重九會詩茲復不預皆有故而無由知者公是日連作五詩至示病維摩止與前一日所作之不赴重九詩皆一氣聯屬不可間斷査註以補編之和曾元翰惠谷水圖茶一詩夾雜其中似未檢明各詩來歷今仍撤出別編於後云時尋周邠李行中不遇周李亦尋於湖上且以詩來十日作和韻詩杭州錄事杜子方司戶陳珪司理戚秉道承勘莫沈香免獄罷官歸里作詩送之和曾有開惠谷簾水一器龍團二枚之作并和周邠壽星院同餞有開詩和陳襄過周邠夜飲襄以詩責公屢不赴會復和前詩胡穆遺古銅器似鼎而小上有兩柱疑其飲器作和詩時李師中自文登移守齊州辟子由爲掌書記子由至齊州欒城集舜泉詩敘云余游宦貧困思歸而不能聞濟南多甘泉流水被道蒲魚之利與東南比會其郡從事闕求而得之又和李誠之徐制燕別西湖詩敘云熙寧六年九月天章閣待制李公自登州來守此邦愛其山川泉石之勝怡然有久留之意明年二月詔書移牧河間於是數與其僚燕於湖上賦詩以別從而作者三人遂相與刻於石詩有東來亦何恃夫子此分符句［誥案］二敘與詩可爲李師中辟子由

爲齊州掌書記之證又送歷城令施辯旣去復還詩云令尹西行去又迴西湖重把舊樽罍據輿地廣記云濟南府大明湖一名西湖以敘稱來守此邦甚混併爲註明又東都事畧李師中字誠之知秦州以屢言王韶西事落天章閣待制知瀛州查註已引原文合註併引宋史續通鑑長編考正並詳卷二十九故李誠之待制六丈挽詞題下今案欒城集燕別西湖詩後接編送李誠之知瀛州詩其詩云憶惟西羌桀始建元戎纛恩威炳朝日號令肅秋草功勳不容究孤高易摧倒歸來易三邦但養胸中顥寧知北邊將還須用耆老詩中明言師中帥秦以屢議西事爲王安石呂惠卿謀孽衡替故云功勳不容究孤高易摧倒也由是改知偏郡自登州徙齊州復帥瀛州故云歸來易三郡北將用耆老也其燕別西湖詩亦有廟幄新謀帥河間最近湖句據輿地廣記云河間府隋唐曰瀛州本集北海十二石記云李天章爲登守又登州遺直坊詩敘云故太守李公諱師中可與子由自登來守之說互證然則師中罷秦帥後實由登齊知瀛而事畧失之查註合註皆失考矣附正於此又潁濱遺老傳云張文定知淮陽以學官見辟從之三年授齊州掌書記復三年從文定簽書南京判官居二年子瞻以詩得罪輒從坐謫監筠州鹽酒稅今考子由以熙寧三年庚戌春中爲陳州學官至六年癸丑春中三年成資罷任隨於是年九月爲齊州掌書記至九年丙辰九月三年成資罷任卽以上書還京十年丁巳四月從公至彭城八月赴南京簽判任越二年至元豐二年己未八月公赴臺獄子由乞納官贖兄罪坐謫筠州以上自熙寧庚戌計至元豐己未凡足十年事遺老傳僅云八年已畧去二年矣公與子由事在處關涉而欒城集往往混誤實爲本案之累其隱緒難尋者莫若熙寧丁巳二月公自齊赴河中與子由相遇於道及入京改差彭城四月偕

赴任所八月別去一節諸說紛亂其中且不止欒城一集也今先定子由前後十年事立爲間架使無隨欹逐倒之患然後公之所至刪譌補闕不致礙手亦不至歧出也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較

【誥案】熙寧六年癸丑是年九月羅拯言兩浙淮南東路裁傷乞行貸邮詔賜兩路糧各三萬石十月沈括言常潤二州歲旱民饑欲令本路計合修水利錢糧募闕人興工從之賜兩浙淮南東路常平米各五萬石付轉運司以賑饑民章惇開梅山十一月中太一宮成親祀十二月詔在京納免行錢數【誥案】是時沈括奉詔察訪兩浙故有是奏而公為漕司檄赴常潤亦以此也至神宗諭括善遇蘇軾而括乃求公手錄近詩一通籤貼訕懟以進亦此時事也由是結成黨禍流為小人進取之術此翻彼覆以致兩宋告亾今已詳載後案特標明於此以為消長進退之殷鑑云十月賀陳襄弟章生子聞張先年八十五買妾襄請作詩游寶山廣嚴寺賞雙竹湛師房并作寶山新開徑詩和陳襄冬日牡丹柳瑾寄雪及觀柳瑾草聖李頎畫山詩十一月公赴常潤賑饑柳瑾往監靈仙觀因附載以行雪後至臨平與柳瑾同至僧舍見陳烈少府發秀州夜過永樂至報本禪院鄉僧文及時已卧病退院為尉藉久之【誥案】公以熙甯五年十二月過永樂訪文長老西西詩至是六年十一月再訪而文已卧病故詩

有往事過年如昨日此身未死得重論句蓋謂隔年之别轉眼甚速而不虞其一病至是又幸未死得以重逢是文之病已不起矣繼云老非懷土情相得病不開堂道益尊乃憐其同鄉老病故復慰藉之也繼又云惟有孤棲舊肸鶴擧頭見客似長言此蓋病深不能款語故惟有舊時識客之鶴如欲長言耳詩意如此必非更越十七年始卒者特論此詩以見後詩查註引載宋僧居簡北磵集之非

訪錢顗於酒務席上合歌者道服並有詩

過金閶王誨出示仁宗舊賜飛白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作御飛白記本集仁宗皇帝御飛白記云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儁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樸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驩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名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三年若臣若子罔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蠻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廷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歷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爲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寶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凡見此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爲忠厚而恥爲浮薄或由此也夫[illegible]公是時官太常博士兼直史館故云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此文可爲官階之證熙寧未改官制以前凡直三館者皆爲太史例稱學士承唐制也

十二月至惠山

謁錢道人烹小龍團登絕頂望太湖有作并戲答錢道人詩本集題云錢道人有詩云直須認取主人翁作兩絕戲之首斷故應無斷者冰銷那復有冰知主人若苦令儂認認主人人竟似誰有主還須更有賓不如無鏡自無塵只從半夜安心後失却當年覺痛人【誥案】此二詩施註原編所有查註合註乃之紀昀曰此是禪偈不以詩論今改載於案

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作詩【誥案】此題律詩二首其一曰行歌野哭兩堪悲其二曰南來三見歲云徂又本集雜記錄行歌野哭一首而跋其後云僕時年三十九潤州道中值除夜而作後二十年在惠州守歲錄付過合註極辯交元日言之為年三十九計公自辛亥倅杭歷壬子而至癸丑三經除夕此癸丑除夕所作詩言甚明不用辯也又王註及續補遺載有七絕二首云寺官官小未朝參紅日半牕春睡酣為報鄰雞莫驚覺更容殘夢到江南釣艇歸時菖葉雨繰車鳴處楝花風長江昔日經行地盡在如今一夢中前列長題即惠州之跋語也此乃作贋者錄舊以實公題故詩語不合王註據偽本收載入集而邵註採入續補遺中其弊顯然可見查註據何遠春渚紀聞辯此二絕非公之詩乃錢塘關子容作列入互見卷中甚當惜不知引本集跋語絕其根株是以啓合註之駁也合註以太常博士釋寺官此項官多矣豈郎公乎又謂後詩是春深景物似前此舟行過楚郎景懷舊之意考治平三年六月公奉詔載喪歸蜀其下淮湖江在秋深之時熙寧四年倅杭其自楚揚渡江已在冬中前游僅此二次並無春深舊景可懷也凡查註駁刪他人之作合註雖有未見非公詩而誤入他集之說究以去之為嚴潔故本案於查註互見之卷例弗辯也獨此二絕年譜誤會年三十九除夕潤州道上之語遂有八年乙卯案

年四十到密州任之謬斷截入年譜爲據邵註復引其說以亂紀年錄甲寅十一月三日到任之不誤此則於公後之到密年月殊有關涉且於本集初至密州事跡全背不能已於言也故錄此二絕全文論之使無所遁如此

熙寧七年甲寅

公年三十九是年正月宣復岷洮等州功二月吐蕃青宜結首領圍河州景思立與戰於[illegible]城死之三月王韶軍寧河解河州圍木征降詔曰朕涉道日淺暗於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冬迄春旱暵爲虐四海之內被災者廣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中外文武臣僚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四月上以久旱憂嘆懇惻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今旱暵雖遠但當益修人事以應天裁耳頒方田制度四月鄭俠上流民圖王安石罷知江寧府韓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續通鑑長編熙寧七年五月天章閣待制李師中言望詔求如司馬光蘇軾蘇轍輩置左右有臣如此陛下其捨諸王安石甚惡其言欲奪其待制上未許呂惠卿摘其語激上怒遂廢斥東都事畧師中知瀛州言時政闕失大自稱薦又乞召司馬光蘇軾等復置左右遂貶和州團練副使安置謹案前考子由詩敘師中以七年二月赴瀛州任廢斥即在是年時王安石罷相長編當云安石陰使惠卿激上怒若謂安石欲奪待制誤矣

正月元日過丹陽明日立春寄魯有開并寄刁璹章堂詩抵潤州過藏春塢訪刁約和所作賞瑞香花憶先朝侍宴詩同柳瑾游鶴林招隱醉歸詩呈刁約與刁約柳瑾復作疊韻及柳瑾家宴二甥閔闗求筆跡詩

[illegible]柳氏二甥

求公筆跡二詩施註原編夜至永樂文長老詩後乃道至秀州作也查註合註從誤柳子玉名瑾其子仲遠公堂妹婿也仲遠二子閎闢即公之二甥也公既在京口作子玉家宴詩是子玉即潤州人查註以爲吳人又以仲遠爲文遠更誤施註失考二甥即子玉之孫故折作兩家事也此二詩亦當作於京口因改編家宴詩後其後越二十九年公病歸毘陵過京口哭祭柳仲遠夫婦之墓時二甥惟閎在闕故久矣千里來龍發端在是故必理淸其脈絡也

重遇孫立節於京口 本集剛說云孫君爲鎮江軍掌書記吾時適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遇吏如束溼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

成都進士杜暹出家名法通往來吳中二月遇於臨江贈法通詩并爲作跋 本集書贈法通詩跋云僕偶云通師子不脫屐場屋今何爲予柳子玉云不過似我能因戲作此詩熙寧七年二月日【誥案】施註原編此詩於和刁景純瑞香花詩前本末甚誤而爲虎邱各詩所亂則亦誤也查註改編各詩并此詩改置三四月之交地在無錫蘇州之間但是時柳子玉已赴靈仙此則查註考正而更定者何由復還乎合註從誤今據公跋語改列二月

柳瑾以詩邀刁約同遊金山訪寶覺圓通二老【誥案】公後自密州與寶覺書云刁丈計自太平歸安勝屬有書去不知達否因見道下懇據此書則景純必同游金山也

與柳瑾飲於金山寺題壁并送柳瑾赴靈仙

詩寄題監洞霄宮俞康直退圃逸堂遯軒遠樓四詠再游鶴林招隱題寶亮

壽壁與劉恕期於京口不及赴蘇州王誨會寄和誨侍燕觀燈詩放舟焦山書綸老壁再游金山作留別寶覺圓通詩再送柳瑾作昭君怨詞本集送別調寄昭君怨詞云誰作桓伊三弄驚破綠窗幽夢新月與愁烟滿江天欲去又還不去明日落花飛絮送行舟水東流紀年錄金山送柳子玉作昭君怨**初游宜興泛荊溪至單錫家獲中都公與蔣希魯謝啓**本集題伯父謝啓後云天聖中法寬未有糊名也試日通判殿中丞蔣希魯下堂觀進士程文見公所賦歎其精妙乃以爲第三明年登乙科此其親書啓事謝希魯者也公沒後十三年得之宜興人單君錫家蓋希魯宜興人也謹案樂城集伯父墓表中鄉公卒於嘉祐七年壬寅至是熙寧七年甲寅爲十三年據此跋是時已至宜興故寄陳襄詩有陽羨溪頭米勝珠及地偏俗儉堪著腐儒之句其後卜居宜興由是而計決矣今載於寄陳襄詩前既以釋詩且因詩而知公得謝啓時也**三月常潤道中有懷錢塘寄陳襄詩至常州游太平寺觀牡丹作詩二十九日作南唐李煜詞跋**本集書李主詞云三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慣干戈一旦歸爲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是蒼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後主既爲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顧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哉謹案紀年錄二十九日過毘陵跋李後主書今以常潤道中寄懷陳襄之詩以合此記乃三月盡至毘陵也**四月寄和周邠杭州牡丹即送赴闕**

有感雪中行役作少年游詞本集代人寄遠調寄少年游詞云去年相送餘杭門外飛雪似楊花今年春盡楊花似雪猶不見還家對酒捲簾邀明月風露透窗紗恰是嫦娥憐雙燕分明照畫梁斜

誥案公以去年十一月發臨平及是春盡猶行役未歸故託為此詞耳

五月哭錢公輔弔其子世雄為作哀詞本集錢君倚哀詞云大江之南兮震澤之北吾行四方而無歸兮逝將此焉止息獨褎回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有美一人兮睟然而清頎然而長直多聞兮古之益友帶規矩而蹈繩墨兮佩芝蘭而服明月吾將觀子之進退以自卜兮相行止以效清濁子奄忽而不返兮世混混吾焉則升公堂而挹遺像兮弔凝塵於几席苟律我者之信亡兮吾居此其何益行彷徨而無徒兮悼捨此而奚嚮豈存者之無其人兮邈吾如晨星之相望吾比年而三哭兮堂堂皆國之英苟處世之恃友兮幾如是而吾不亡臨大江而長歎兮吾不濟其有命誥案錢公輔字君倚武進人史稱公輔少從胡瑗學有名吳中登甲科入為知制誥英宗即位陳治平十議熙寧初拜天章閣待制知鄧州復知制誥除諫院嘗至中書自事富弼謂上求治如饑渴正賴君輩同心以濟對曰朝廷所為是天下誰敢不同所為非公輔欲同之不可得初與王安石善及安石得志輒排異已者公輔言事數忤安石意以是出知江寧徙揚州改提舉崇福觀卒年五十二此文傷其屈而不信故多悲慨三復其詞如以七絃鼓天問之章也臺獄起入詩案錢濟明坐罰銅二十斤然此文後皆成讖公請老毘陵濟明實終始之初亦不料竟止於是也前人未嘗發此故藏而論之紀年錄五月作錢公輔哀詞

過無錫作水車詩誥案公詩有洞庭五月欲飛沙句据是可知常潤賑饑事竣歸舟已

在五月矣至金閶游虎邱寺與劉述會於虎邱王誨以齋素祈雨不至誥案此詩乃規汝務廚傳燕公虎邱自以齋素不至而使家客爲代詩意顯然其後赴客過蘇有問這回來不來者規汝使乞詞蓋是日必爲酒糾也翌日飲於閭邱公顯家席間雨作進有詩誥案是時旱蝗特甚雨不易得詩有已煩仙訣來行雨莫還歌聲便駐雲今查記取醒時節點滴空堦獨自聞之句其爲旱久得雨可知乃施註原編以齋素祈雨之題置此詩後查註合註皆從誤今更正又案本集原題蘇州閭邱江君二家雨中飲酒二首今考此二詩其一乃歌唱方酣而雨作作詩故有已煩仙袂莫遣歌聲之句其二云五紀歸來鬢未霜則全指閭邱也且此二詩次敘井然皆一家言無兼及江君之事雖公詩不及題之作時有然皆因某和其之作借韻爲詩亦有詩不及人而神來意到其人斯在者欲人摹揣得之餘則無此例也此作非題有誤即詩有佚今以專屬公顯公言其豪邁凡數見以是知必不誤也贈懿卿作水龍吟詞本集詠笛材詞敘云時太守閭邱公顯已致仕居姑蘇後房懿卿者甚有才色因賦此詞調寄水龍吟云楚山修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龍鬚半剪鳳膺微漲玉肌匀繞木落淮南雨晴雲夢月明風裊自中郎不見桓伊去後知辜負秋多少聞道嶺南太守後堂深綠珠嬌小綺牕學弄梁州初徧霓裳未了嚼徵含宮泛商流羽一聲雲杪爲使君洗盡蠻風瘴雨作霜天曉誥誥案閭邱公顯嘗守黃州據此詞則又嘗出守嶺南也過吳江獻題三賢畫像抵秀州再過永樂至報本禪院則文及已卒爲詩悼之誥案此詩云三過門間老病死一彈

指與去來今蓋言初見則老再來則病今則死矣三過之事如此而計其三過之日則一彈指揃耳正以傷其速也與前詩憐其病甚皆可合觀施編並不誤乃查註云宋僧居簡三過堂記公以熙寧五年倅杭明年有事於潤過焉後六年自徐移湖再過文老且病又十年自翰林學士知杭又過文死矣據此則所作三詩相距十七八年不應驟入倅杭卷中姑從施襍存考今考公以四年倅杭而簡云五年公以五年見文而簡云六年其守湖也公往哭陳舜俞之殯或可附會過其地其守杭也與張秉道蘇堅諸人曾於湖州去則秀不被水而湖蘇特甚由此路泝拔而行均未至秀簡所記皆謬無論與詩意不合也今刪去駁正於此

臨平游安平寺題安平泉詩

查爲仁蓮坡詩話云東坡有題安平泉七律一首集中失載初白老人註蘇詩采入補遺訪碑求得作詩記孫仁和沈椒園侍御庭芳執友麟洲子也後過臨平於山麓得碑手拓以遺老人[illegible]安平泉詩諸集不載查註從咸淳臨安志收入卷四十七續採錄中細玩此詩氣息確爲公所作且當日杭城猶苦斥鹵故有修復六井之事而公之講求亦甚至若此泉不勝而走者三十餘里日以舟儀備給城市公豈獨不知之況湯村臨平接壤而湯村出口卽安平寺此路運河皆公所開其暫役時不飲此泉將渴取乎小收之詩不易入集獨此詩無可致疑今改編入集補公游跡第五年十月湯村開河至鹽官六年七月自長安堰回游佛日寺十月自臨平至秀州七年五月自秀州再過臨平此泉此寺并在河口公屢經往返到寺當非一次況其開河之日又朝斯夕斯者乎此詩作於何時誠難辨別讎者鄉先生金農厲鶚探梅山中時往來於泉之上餘音未歇而友人吳錫麒往繼前游賦詩申且皆勝事也乾隆戊申黠年二十有五矣亦寄入山選勝爲望亭

紀游詩百數十篇明年己酉錫麒序而刋之斯時放眠泉頭捫碑而讀每歎此山爲蔡京三竄穢骨髒金悉寄於此而有司弗敢過問似此碑之斧斤弗及或亦賴此所恨三十年來如墮夢幻更欲求其碑之有無題識歲月而茫然不可省憶用是爲愧恨耳今暫編於此他時返棹西泠仍當訪之以畢餘願其蓮坡之說亦附見云嘉慶丁丑春日并記於羊城古藥洲上仇仙巷中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十一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